

水痘帶狀疱疹

小時候的水痘，長大的皮蛇

◆ 撰文、照片提供/李志豪

二〇〇三年二月的一個清晨，一棟公寓的樓梯間，穿梭著慌亂的身影。雜沓的腳步聲迴盪在狹小的空間裡，打破了原本的靜謐與和平，六歲的陳奕璋，虛弱的癱倒在母親的懷裡。

忙亂的急診室裡，夾雜著病人的呻吟聲與救護車的呼嘯音。台北馬偕醫院感染科主任邱南昌與其他醫生會診後，認為陳奕璋情況嚴重，必須立刻住院觀察。住院當天，陳奕璋喘得更加厲害，醫生馬上將他轉往加護病房的隔離間，同時幫他插管治療，協助他能順利呼吸。

邱南昌說：「他的身上有一些水痘，我們叫做出血性水痘，這不是一般所看到比較透明的水痘，而是有一些紫色，像是出血。」

陳奕璋得到了出血性水痘病毒感染，這是一種遠比一般水痘都要危險的感染。他的父母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：「整個頭都是水痘，頭髮裡面都是密密麻麻，而且眼皮也有，因為剛開始他眼睛也沒辦法睜開，就是黏住，上眼皮跟



水痘帶狀疱疹在孩童身上留下的痕跡。

下眼皮就黏住，沒辦法睜開，而且那個水痘後來都變成了血。」

出血性水痘是水痘感染之後的併發症，對於一般抵抗力較差的小朋友會產生致命的危機，而這危機常常在大人的不注意中，被忽略了。事實上，出血性水痘，往往帶有生命危險的威脅。

免疫力一下降，水痘隨即大軍壓境，加護病房中的孩子，正與病魔對抗著，而病房外焦急的家屬，則祈禱上蒼，給自己的寶貝活著的權利。

陳爸爸就說：「奕璋在加護病房的第一天，因為喘得太厲害，所以在加

護病房我們給他使用呼吸器。後來他竟然說，有人在拉他的腳，而且鹹蛋超人像太陽，看到爸爸媽媽在窗子外，一聽到這裡，護士的判斷是他可能出現幻想。」

陳奕璋出現了腦炎症狀，所以才造成他出現神智不清的情況。沒想到，小小的水痘病毒，竟引發如此嚴重的病症，所幸陳奕璋的病情，並沒有持續惡化，在醫師治療下，情況也一天天的好轉。一個月後，陳奕璋又重新回到學校上課，現在的他，身上仍存有當時遺留下來的痘痕，醫師說這是血痘遺留下來的黑色素沉積，一年後便會完全消失。在生與死的搏鬥中，陳奕璋展現超乎年齡的勇氣，而贏得了最終的勝利。在第一回合，人類取得上風，但病毒仍潛伏在身體裡，養精蓄銳，伺機發動第二回合。

在公共衛生發達的美國，每年仍有三百九十萬人感染水痘。感染的年齡大約在五至十歲之間，根據結果顯示，它的年度發生率與出生率相當接近，而每年因水痘住院治療的病患就有九千名，死亡則達到了一百位。

歷史上，雖然水痘這個疾病有很長的紀錄，但經常無法區別水痘和天花的差異。就連大汗的子民，剽悍的馬上民族，對於出痘的同胞，也都將他們隔離在蒙古包外。直到十八世紀晚期，英國科學家賀伯登（Heberden）發現水痘患者身上，同一時間內可看到紅疹、



在顯微鏡下的水痘帶狀疱疹。

水泡、結痂等不同變化的疹子，這和天花患者身上只出現相同的疹子有明顯不同。

一九五二年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勒（Thomas Weller）在實驗室中首度證實，水痘是由一種病毒所引起的疾病。雖然病患已經康復，但原本皮膚上的病毒，會在脊椎的感覺神經節中冬眠起來。當患者免疫力降低時，病毒便來個絕地大反攻，延著所寄附神經上的皮膚，復發形成水泡，成為帶狀疹，成為台語俗稱為「皮蛇」。

可是，為何人類已對水痘免疫，但病毒仍在體內，並未消失？這是因為對水痘病毒而言，感覺神經節是最佳的藏匿之處，人類的免疫系統不太會攻擊潛藏在這裡的病毒，因為一旦發動攻擊，容易造成神經出現問題。

感染後的疼痛，讓人抓狂

台大小兒感染部主任黃立民表示：「水痘這個病毒，是非常成功的一支病毒。基本上，像全世界百分之八、九十的人都要得過一次水痘，可是呢，不同

的國家，得到水痘會不一樣，像新加坡是一個很熱的地方，其感染水痘的年齡大概是十幾歲，那如果到更熱的地方，像非洲，可能會再往後延一點，所以並不會因為你這地方環境衛生做的特別好，你就不得水痘，而是你得水痘的年紀會往後延一點。」

人類的免疫系統，從十二歲開始，便逐漸走下坡，這也就是為什麼，年紀愈大，愈容易罹患帶狀疱疹。

七十五歲的徐回耀，是個退休的公務人員，身體硬朗的他，始終保持運動的習慣，但七年前因胸腺瘤開刀後，健康情況就大不如前，二〇〇三年二月，又因中風，而動了一次腦部手術。

幾次的手術讓徐回耀的免疫力直線下滑，對於蟄伏體內的水痘病毒來說，這是它等待已久的契機。於是，在九月，病毒毫不留情的攻擊徐回耀的身體。在醫生的治療下，臉上的水泡很快的結痂脫落，但卻留下嚴重的色素沉著，形成黑斑，除此之外，病毒攻擊神經所引發的疼痛，如暴風下的狂潮，一波一波的朝徐回耀襲來。這種感覺，讓徐回耀覺得如同針在裡面鑽一樣，痛到受不了。

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麻醉科主任石明煌表示，「徐回耀一開始的表現是耳朵痛，所以他一直以爲是耳朵有什麼問題，也一直看耳鼻喉科，一直到水泡長出來以後，才知道他是帶狀疱疹。如果得了帶狀疱疹的症狀是你先感覺痛，才出現水痘的話，將來產生神經痛的機會

就比較高，所以我想這也是徐回耀後來爲什麼產生疹後神經炎的原因之一。」

帶狀疱疹後的疼痛，是因爲它是沿著感覺神經所分佈，所以基本上觸覺會變得過度敏感化，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。如果病人的帶狀疱疹長在臉上，就沒有辦法洗臉，碰到冷水、碰到熱水或碰到毛巾，他都會感覺到痛。因此，出疹以後，病人的觸覺會變成痛覺，而這叫做觸痛感，對病人來說這種觸痛感就會非常困擾。

爲了讓病人不在有疱疹後的觸痛感，石明煌醫師採用交感神經阻斷術，也就是在病人頸部的星狀神經節施打局部麻醉劑，並利用紅外線偵測器，來確定阻斷的情況。而麻醉劑的藥效，可以作用六十到七十分鐘，並且維持病患六、七個小時，不產生疼痛，而持續性的施打，維持的施間將更加延長。

不過，徐回耀的治療並未如預期般的順利，每次施打，都只維持約六個小時而已，這個結果令石明煌主任有些挫折，因此決定改採神經破壞術。所謂神經破壞術便是以神經定位器將三叉神經節中的一個分支，也就是所謂的下顎神經定位出來，並注射酒精，把這個神經破壞掉。

但徐回耀的疼痛仍如同脫韁了的野馬，頑劣地難以馴服，手術兩天後，徐回耀還是感覺疼痛。因此，目前徐回耀仍持續使用藥物來控制疼痛。

隨時提防在每個角落的水痘病毒

水痘病毒幾乎只存在於人類體內，當感染水痘的病患因身體不適而打了噴嚏，或是身上的水泡不小心破了，病毒就因此排出體外。

水痘病毒體成圓球形，外面包覆著蛋白質，可以提供它養分，維持短暫的漂泊旅程。它有雙股DNA，像螺旋狀的階梯，能形成七十種基因產物。這些基因會製造蛋白質，而蛋白質會刺激宿主的免疫系統，並活化免疫系統對抗病毒，同時還會引發宿主的免疫反應，使水痘不會再發生。當人類接觸到病毒時，它便會侵入呼吸道黏膜，進入淋巴結中繁殖。經過幾天的增生後，便會跑到血液裡。

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人類很容易有與他人共處一室的機會：擁擠通勤的電車、學校的教室及辦公場合或是溫暖舒適的家中，這些密閉的空間，正是水痘病毒散佈的最好場所，而傳染給你的，也許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，也許是學習的同窗，工作的夥伴，甚至是你最親密的家人。

一九七四年，日本科學家高橋培養出的減毒疫苗除了可以避免感染水痘，它更能延緩帶狀疱疹發病的過程，再加上抗病毒藥物的出現，已大幅降低水痘病毒對人類的危害。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打過這個疫苗，再碰到水痘感染之後會完全沒事，百分之十幾的人打過這個

疫苗以後，碰到水痘感染，會出一個很輕微的水痘。

雖然人類對於傳染病的恐懼與生俱來，但對於一個小到肉眼根本無從得見的細菌或病毒，人類當然不會坐以待斃。難纏的水痘病毒，穿梭歷史、縱橫古今，展現了驚人旺盛的生命力，從第一次侵入人體之後，水痘便與人類共存共亡。在茫茫人海的流浪旅程中、在漫漫黑暗的蟄伏潛藏中，它在等待，等待再次出現的時機。👁️



臉上的水痘疱疹

